

## 竹子赞

杨玉强(梁山)

我居住的小区西北角,去年栽种了一片翠竹。起初竹枝枯槁萎黄,枝叶尽干,本以为生机已绝。未曾想前些日子,物业工作人员一番深灌,枯竹竟重焕生机,新芽渐生,这般顽强的生命力,令人惊叹。

世人常将竹子视作树木,实则不然。竹子属禾本科竹亚科,为单子叶草本植物,与稻、麦、玉米同源。它的生长习性亦别具一格,无年轮,不会逐年增粗,唯凭竹笋拔节生长,一朝破土,节节向上,生机盎然。

在中国文化里,竹子早已超越寻常草木。它生长迅猛,部分品种一日可长一米有余;再生力强,一次栽种,可数十年持续采伐利用。多数竹类数十年乃至百年才绽放一次花朵,花后常枯死,但地下鞭茎仍可萌发新竹,生生不息。且竹竿坚韧挺拔,历经风雨曲折而不断,韧劲十足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竹子早已超越草木本身,成为精神的象征。竹竿中空,寓意虚怀若谷,彰显君子谦逊包容的胸襟;竹节分明,代表高风亮节,象征世人

刚正不阿的气节。它凌霜傲雪、四季常青,与松、梅并称“岁寒三友”;虽不常开花,却与梅、兰、菊并称“花中四君子”,岂不妙哉。

古往今来,文人墨客素来爱竹。苏轼写下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”,直白流露对竹子的偏爱;郑板桥咏竹“千磨万击还坚劲,任尔东西南北风”,借竹抒发不屈的风骨。除此之外,与竹相关的典故成语,亦流传深远,“胸有成竹”喻做事思虑周全,“势如破竹”形容攻势一往无前。小区石雕中,“孟宗哭竹”的孝行典故,更让竹子承载了温情向善的美好寓意。

竹子一身是宝,融入人间烟火。建筑上,它可制作板材、搭建支架;生活里,筷子、凉席等竹制品随处可见;饮食医药方面,竹笋可食,竹叶可裹粽,竹沥亦可入药;文化领域,竹筒载史,竹笔挥毫、竹笛传声,尽显优雅别致。

看似寻常的竹子,既是相伴人间烟火的美景,更是滋养人们精神的象征。愿你我皆能如竹一般,宁折不弯,坚韧不拔,虚心自持,默默地奋力前行。

## 春

王爱玲(鱼台)

惊蛰一过,我像一只蛰伏的青蛙从冬天的梦里醒来。推开楼门,空气里有股湿润的泥土味,深吸一口,满是初春清润的味道。

出小区东门,眼前豁然一亮,成片的油菜花开开了。去年是暖冬,河面都没结冰,雪下了两回,都不大。入春雨水节气后,几场雨下得透透的,二十亩油菜花一天一个样,像是有人在夜里悄悄染过。我顺着田埂走,花枝蹭着裤脚,金黄色的花粉沾了一身。

穿过油菜地,一方杏园就在眼前。老杏树正开着花,粉白花瓣缀满枝桠,微风拂过,花瓣簌簌地飘落,像下了一场无声的雨。地是湿的,花是软的,脚踩上去,花瓣贴着鞋边,软得像踩在棉花上。蜜蜂穿梭花间嗡嗡忙碌,裹挟着春日独有的清甜。抬眼望去,远处的山峦褪去了冬日枯寂的灰黄,泛起一层若有若无的青黛,远山含翠,近花吐蕊,天地间的生机缓缓铺展开来。

杏园里人多,人人仰头赏花、举机拍照,沉醉于繁花盛景。杏园深处几株晚杏还静立着,枝头光秃秃的,只藏着些花骨朵,不急于争春,就那么待

着,像是在等一个日子——也许等春风再暖一些,也许等春雨再透一些。盛放的花开得早,谢得也快;这些花骨朵,倒让人有了盼头。

往回走的时候,又路过那片油菜地。俯身细看,才发现花枝下已悄悄冒出青涩的菜荚。花开有痕,结果有期,春天从不是一蹴而就,皆是循序渐进。田间有人在挖荠菜,路边散步的人三三两两,慢悠悠地走。秋千旁孩童的清脆笑声,飘荡在花海间,成了春日最动听的旋律。

众人皆沉醉于花海春光,少有人留意园中默默劳作的一对夫妻。男人挥镐翻土,女人紧随其后撒肥覆土,一镐一坑,一趟一程,脊背起落间皆是辛劳。每年开花的时候,总有人折枝摘花;待到杏果成熟,又有人讨价还价、顺手多拿,二人始终沉默包容。无人追问甘甜杏果背后,是冬天剪枝、春天施肥,日复一日默默耕耘的付出。

杏园边上的小屋里,靠墙立着两把铁锹,墙角放着一个暖瓶,篮子里有几个烧饼,那是他们的晌午饭。春光正好,他们的身影,成了杏园里最沉默也最动人的风景。

## 唯有牡丹真国色

宋婵娟(任城)

暮春时节,风轻云淡。我与几位中学同窗相约,早上八点齐聚济宁太白楼下,团支部书记驱车同行,一路前往任城区安居镇白官庄牡丹园,赴一场与国色天香的摄影之约。

阳光正好,微微春风拂过肩头,携着淡淡的花香。久别重逢的老同学们,个个扛着“长枪短炮”,步履轻快,笑意盈盈。一入园,便被满园牡丹撞了个满怀,姹紫嫣红开得热烈奔放,粉的娇柔,红的明艳,白的素雅,紫的端庄,层层叠叠的花瓣在春风里舒展翻卷,宛如牡丹仙子踏云而来,落满人间。

同窗皆是摄影爱好者,手持单反相机,或蹲或立,精心构图,熟练切换焦距光圈,穿梭花间追光逐影,用心定格牡丹最美姿态。我独自漫步于花海取景时,竟偶遇几位原济宁二中老校友,其中几位还是家父昔日的学生,他们也是相约前来采风,一场春日邂逅格外惊喜。

人群中,一位老班长格外引人注目。她不仅摄影技艺精湛,镜头下的画面意境悠远,更擅长提笔撰文赋诗,佳作常刊发于

《济宁晚报》,以光影与文字书写生活诗意。同行的一位教授亦是拍摄高手,作品虚实相生、构图精巧,视角独特,尽显山河烟火之美。我招呼二中老同学与校友相聚一堂,请老班长即兴致辞。她说道:“以镜头为媒,以同窗为缘,追光途中偶遇校友,快门声里共叙温情。”话音刚落,此起彼伏的快门声奏响春日乐章,众人定格繁花,共叙情谊。

园中游人如织,几位女子身着飘逸的白纱裙,挥舞着鲜艳的红丝巾,翩翩起舞,衣袂翻飞间,与繁花相映成趣。而牡丹始终从容沉静,花影轻摇,将金黄花蕊藏于翠叶之间,不骄不躁,雍容自持,尽显王者气度。

正沉醉时,天空忽然飘起了毛毛雨。细雨润透花枝,牡丹愈发水润玲珑、芬芳四溢,瓣尖水珠晶莹剔透,花影含烟、暗香浮动,完美诠释了“国色朝酣酒,天香夜染衣”的绝美意境。

一场暮春之聚,串联起半世同窗情谊。快门定格的不只是牡丹芳华,也留住了夕阳红的美好约定,藏尽岁月静好与人间温情。

## 又见炊烟升起

张君萍(兖州)

临河的小村子是个现代化的富裕村,家家户户用上了抽油烟机,袅袅炊烟渐渐成了稀罕景致。但大家都知道,只要有炊烟升起,那一定是村西头的三奶奶家生火了。

大家都知道三奶奶爱吃煎饼,常念叨着:“不吃煎饼?不行不行,人是要发霉的。”而且三奶奶不喜欢吃机器煎饼,就钟爱手工煎饼。做手工煎饼是要生火的,生火就会有炊烟。

从三奶奶记事起到现在整整八十多年了。她老人家摊煎饼的家当——鏊子、铲子、竹劈子等,码得整整齐齐的。看吧,夕阳西下时,三奶奶把头发一扎,又支起炉灶摊煎饼了,而我便是她专属的烧火帮手。千万别小看烧火这件事,火候的大小可关键了,我可是三奶奶从十多个后辈中选拔出来的,她总说,烧火是个实打实的技术活。

三奶奶摊煎饼用的面糊,必须亲自磨,玉米、高粱、小麦等杂粮泡软磨粉,加盐调节稠度,便是最质朴的原料。我烧热鏊子,三奶奶便舀一勺面糊置于鏊子

心,用竹劈子迅速摊开、刮薄。大约半分钟的时间后,饼面干燥、边缘微翘,一张薄厚均匀的煎饼就新鲜出炉。摊好的煎饼深藏浓郁的谷物香气和暖暖的“锅气”,有时加点芝麻、打上鸡蛋,便是我最珍视的美味。每到这时,我便神气活现地炫耀着吃,围观者必定有几个口水都流出来,我才吝啬地分享给他们一小口。而三奶奶向来大方,路过的邻里进门,总能尝到一块热乎煎饼,她还常让我把煎饼送给村里老人,连门口的小黄狗,也总能分到几口。

如今新式煎饼花样繁多,机器量产便捷高效,可我始终惦念三奶奶的手工煎饼。她的煎饼更像一朵牡丹花,绽放在我的青春里。钟爱煎饼一生的三奶奶,在九十六岁那年冬天,永远离开了我。

每当歌声响起,“又见炊烟升起,暮色罩大地”,我总会红了眼眶。恍惚间,夕阳依旧,炊烟袅袅,佝偻的老人守着鏊子,慢悠悠地摊着煎饼,抬起头,仿佛看见那一缕缕炊烟又升起。